



著 寧 列

黨主民會社 的中命革主民在 略策個兩

社 放 解

著 寧 列

**黨主民會社
的 中 命 軍 主 民 在
略 策 個 兩**

社 放 解

出版編號 0190

社會主義革命黨
在民主革命中的
兩個策略

著者 列寧

譯校者 唯真

出版者 解放社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1—20,000 (京1)

出版者的話

本版『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一書是根據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九年所出最新中文本翻印，而後者係按『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原文譯出。凡正文下面沒有標明註者是誰的腳註，均係列寧本人所加。書末附有譯者所加簡要註釋，以備讀者參考。

解放社編輯部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

546-173
2451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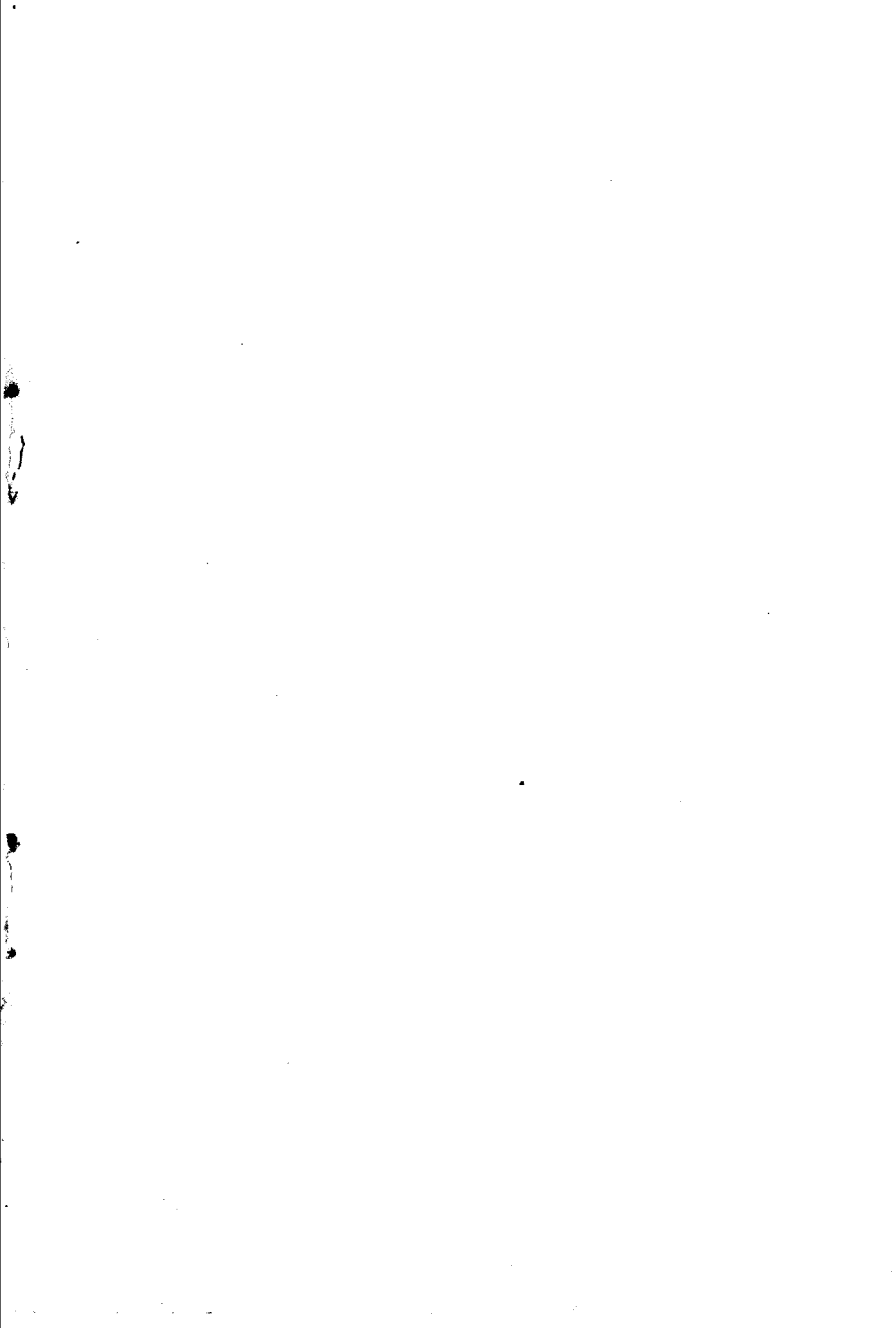
序言

一	一個迫切的政治問題	三
二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論臨時革命政府問題的 決議給予了我們什麼呢？	七
三	什麼是『革命徹底戰勝沙皇制度』呢？	一六
四	剷除君主制度，建立共和制度	二九
五	應怎樣『推進革命』呢？	四三
六	無產階級在與不徹底資產階級鬥爭中陷於束手無策地位的 危險，究竟能從何處發生呢？	五五
七	『把保守派排斥於政府以外』的策略	七五
八	解放派與新火星派	八五

九 什麼是在革命時期做一個持極端反對派態度的政黨呢？	九
一〇 『革命公社』與工農革命民主專政	一〇五
一一 把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某些決議和『代表會議』某些決議拿來作個簡略的比照	一三三
一二 民主革命底發展規模是否會因資產階級退出而減弱呢？	一三〇
一三 結論。我們敢不敢取得勝利呢？	一四六
書後。再論解放派，再論新火星派	一六三
一 資產階級自由派的現實主義者爲什麼要褒獎社會民主黨內的『現實主義者』呢？	一六三
二 馬爾丁諾夫同志又來『加深』問題了	一七五
三 庸俗資產階級的專政觀和馬克思底專政觀	一八九
簡要註釋	二〇五

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

兩個策略〔一〕



序 言

在革命時期，事變發展得異常迅速，供給人們非常豐富的新材料來估計各革命政黨底策略口號，令人很難跟上。本書是在敖德薩事變●發生以前寫就的。我們已在『無產者』報(二)上(第九期，『革命教導着人們』)指出，這些事變甚至使那些造出了過程起義論並否認了宣傳臨時革命政府口號的社會民主黨人，也只好在事實上轉到或開始轉到自己的論敵方面來。革命教導人們，無疑是在和平的政治發展時代令人覺得不可思議的那樣迅速，那樣澈底。而特別重要的，是革命

●指『波將金侯爵』鐵甲艦上的起義而言。(這是列寧對一九〇七年版所加的附註。——編者)

不僅教導着領導者，並且也教導着羣衆。

毫無疑義，革命一定會教導俄國工人羣衆領會社會民主主義。革命一定會在事實上證實社會民主黨底綱領和策略，會表明各種社會階級底真實本性，會表明我國民主派底資產階級性質和農民底真正趨向，農民具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性，但它本身所含有的，並不是什麼『社會化』思想，而是農村資產階級和農村無產階級間的新的階級鬥爭。舊民粹派所持的那些例如在『社會革命黨』綱領草案中所很顯然透露出來的舊幻想，即是在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問題上，在我國『社會』底民主主義性問題上，在農民起義完全勝利底意義問題上所持的一切幻想，都一定會被革命無情地澈底吹散。革命將第一次給予各階級以真正的政治洗禮。這些階級將在革命過程中表現出自己一定的政治面貌，不僅會在其思想家底綱領和策略口號中，而且會在羣衆底公開政治行動中表示出自己的本性。

革命將教會我們，將教會民衆，——這是毫無疑義的。但現時擺在我們這個奮鬥着的政黨面前的問題，就是我們是否能教會革命一些東西呢？我們是否能利

用我們社會民主主義學說底正確性，利用我們和無產階級這個唯一澈底革命階級的聯系，來給革命刻上無產階級的標記，不是口頭上而是事實上使革命達到真正澈底的勝利，痲痺民主資產階級底動搖性、半途性和叛賣性呢？

我們應當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集中於這個目的。但爲要達到這個目的，一方面需要我們對政治局面有正確的估計，有正確的策略口號；另一方面，又需要工人羣衆用實際戰鬥力量來擁護這些口號。我們黨所有一切組織和團體每天經常進行的全部日常工作，即宣傳鼓動以及組織方面的工作，都是以鞏固擴大我們與羣衆間的聯系爲目標。這種工作始終都是必要的，但它在革命時期更是特別要加緊進行。在這樣的時期，工人階級本能地奮起進行公開的革命發動，而我們就應當善於正確提出這種發動底任務，然後就在羣衆中間儘量廣潤宣傳這些任務，使他們認識，使他們瞭解。不要忘記，對於我們與羣衆間聯系問題所持的一種流行的悲觀主義態度，特別是在現今這個時期，往往是掩蔽着人們對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作用問題所持的那種資產階級觀念。毫無疑義，我們在教育工人階級和組織工

人階級方面還有許許多多的工作要做，但現時全部問題却在於究應把這種教育工作 and 組織工作底主要政治重心放置在什麼地方：是應放置在職工會和合法社團方面呢，還是應放置在武裝起義，放置在創立革命軍隊和創立革命政府的事業方面呢？在前後兩種工作方面，都可以教育和組織工人階級。當然，前後兩種工作都是必要的。但在現時，在現今革命中，全部問題都歸結於究應把我們教育和組織工人階級的工作重心放置在什麼地方：是應放置在前一方面呢，還是應放置在後一方面呢？

革命底結局將依工人階級究竟是會成爲資產階級底一個在攻擊專制制度方面強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軟弱無力的助手，抑或是會成爲人民革命底領導者這一點來決定。資產階級中的覺悟分子非常明白這點。所以『解放』雜誌（三）也就讚揚着阿期莫夫派（四），即社會民主黨內現時把職工會和合法社團提到首要地位的『經濟派』。所以司徒盧威先生也就歡迎（『解放』雜誌，第七十二期）新火星派中阿期莫夫主義的原則趨向。所以他也就拚命攻擊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

表大會決議中所表現的那種可恨的狹隘革命性。

現在，社會民主黨底正確策略口號對於領導羣衆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革命時期輕視原則上堅定的策略口號底意義，是再危險不過的。例如，『火星』報〔五〕在第一百零四期上，事實上已轉到了它在社會民主黨內的論敵方面去了，但同時却又輕視了走在生活前面，爲運動指出它所應循着進行的（雖也難免遭到一些挫折，作出一些錯誤等等）道路的那些口號和策略決議底意義。恰恰相反，擬定出正確的策略決議，這對於一個想要根據馬克思主義底堅定原則來領導無產階級而不僅僅尾隨於事變的黨，實有莫大的意義。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底決議和從黨內分裂出去的那一部分人所開的代表會議底決議●，便是對那些並

● 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一九〇五年五月在倫敦舉行），只有布爾什維克參加。『代表會議』（同時在日內瓦舉行），只有孟什維克參加，在我這本書裏往往把他們稱爲『新火星派』，因爲他們雖然繼續出版着『火星』報，但他們以他們當時的同道者托洛茨基爲代言人宣佈過，在舊『火星』報和新『火星』報之間，橫着一條無底的深淵。（這是列寧對一九〇七年版所加的附註。——編者）

非由個別著作家偶然說出，而是由社會民主主義無產階級底負責代表通過的策略主張所作的一種最確切、最周到、最完備的表述。我們黨是比其餘一切政黨都要先進的黨，它有全黨所通過的精確黨綱。它就是在用嚴格態度對待自己的策略決議方面，也應當作出一個榜樣給其他政黨來看看，以對抗『解放』社民主資產階級底機會主義立場，以對抗直到革命時期才急忙提出自己綱領『草案』，才開始研究目前發生的革命是否是資產階級革命問題的社會革命黨人底革命詞句。

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認為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底最迫切工作就是要仔細研究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底策略決議和『代表會議』底策略決議，判明其中哪些決議有離開馬克思主義原則的偏向，而領會社會民主主義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具體任務。本書也就是專為這一工作而寫的。同時，根據馬克思主義原則和革命教訓來檢閱我們的策略，這對於那些不願局限於口頭勸說，而想切實造成策略上的一致，作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全黨將來完全統一基礎的人，也是必要的。

一 一個迫切的政治問題

在現今革命時期的日程上，擺着有召集全民立憲會議的問題。這個問題究應如何解決，意見極不一致。現在顯現有三個政治趨向。沙皇政府雖認許有召集人民代表會議的必要，但無論如何都不願意容許這個代表會議成爲全民和立憲的會議。按報紙所載關於布里根委員會〔六〕的消息來看，沙皇政府似乎同意召集一個按資格限制極嚴或等級限制極嚴的選舉制，並在不許鼓動自由的條件下選舉出來的諮議性的會議。社會民主黨所領導的革命無產階級，要求使政權完全轉歸立憲會議，並爲此目的而不僅力爭普選權，不僅力爭完全鼓動自由，並且要立刻推翻沙皇政府，而代之以臨時革命政府。最後，由所謂『立憲民主黨』〔七〕領袖們表示其願望的自由資產階級，並不要求推翻沙皇政府，不提出成立臨時政府的口

號，不要求切實保障選舉完全自由和完全正確，使代表會議能成爲真正全民和真正立憲會議。其實，『解放派』所倚靠爲唯一嚴重社會支柱的自由資產階級是力謀使沙皇和革命人民達到儘可能和平的妥協，並且要這種妥協使它自己即資產階級能獲得最多的政權，而使革命人民即無產階級和農民只能獲得最少的政權。

這就是目前的政治形勢。這就是適合於現代俄國三個主要社會勢力的三個主要政治趨向。至於『解放派』怎樣用一些假民主主義辭句來掩飾他們那種半途性的政策，直截而簡單些說，就是他們那種叛變革命，出賣革命的政策，那末我們已在『無產者』報上（第三、四、五期）屢次說過了。現在我們且來考察社會民主黨人怎樣估計目前任務吧。最近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以及從黨內分裂出去的那一部分人底『代表會議』所通過的決議，便是可供我們實行這種考察的絕妙材料。在這兩個決議中，究竟哪一個把目前政治形勢估計得正確，哪一個把革命無產階級策略規定得正確，——這是具有莫大意義的問題，凡願意自覺執行其所擔任的宣傳、鼓動以及組織責任的社會民主黨人，都